宁波日报 NINGBODAILY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 网址 www.nbrb.com.cn
责任编辑/邱贝贝 电话/87682818
电子信箱/qbb@cnnb.com.cn

【名家视角】

叶宪祖和他的剧作

孙仰芳

黄宗羲的老岳父是谁？如今，就算在文化圈里，能答对的人恐怕也是廖如晨星。曾几何时，我对尘封的史料作了一番耙梳，获悉黄宗羲的老岳父名叫叶宪祖（1566至1641年），字美度，号六桐，别署紫金道人。明朝万历四十七年考入进士，先任大理寺评事，继任工部主事，因当时不肯趋附于阉党魏忠贤，被逼革职还乡，返回到余姚故里讲学。后阉党失势，又被朝廷召回南京，补任刑部主事，出守顺庆，升擢辰沅备兵副使，再改任广西按察使，因疾未赴。叶宪祖平生工诗文，善填词，尤其值得惊喜的是这个驰骋官场的家乡人，居然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生前写有传奇六种、杂剧二十四种，其中有悲壮慷慨的历史剧《易水寒》与《骂座记》，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剧《鸾鎞记》、《寒衣记》与《四艳记》（即《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盒》、《素梅玉蟾》等四部），涉及的题材之广泛，诞生的剧作之高产，真是令人赞叹不已。

假如让时光倒流至400多年前，叶宪祖的名气声望不仅在黄宗羲之上，就连黄宗羲后来能成为一位圣人，都离不开叶宪祖的栽培与呵护。叶黄两家结为翁婿之缘，实可归于上一辈情谊！原来叶宪祖与黄宗羲父亲忠端公为同乡同僚，情笃谊深，在面对阉党乱政的斗争中，两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但采取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忠端公性格刚毅，直言魏忠贤之流祸害朝政，后惨死牢房，而叶宪祖就避其锋锐，专以讽刺阉党乱政见长，他在忠端公押入大狱前一年，就不管旁人议论，毅然把自己的女儿嫁与黄宗羲为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当年黄宗羲刚满十六岁，数月后就传来父亲忠端公殉难的消息，从此以后，他时时处处受到叶宪祖的关怀、抚恤与教诲。黄宗羲对于这位老岳父的垂垂之爱十分感激，后来他在撰写叶宪祖的墓志铭时曰：公为人浩浩落落，若无可否。而论及叶宪祖的剧作，黄宗羲更是赞颂有加，谓之“直追元人，与之上下”。这里的“元人”两字，指的就是元朝大戏曲家关汉卿与王实甫，由此可见，叶宪祖的剧作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啊！

黄宗羲对叶宪祖剧作的这一种评价，固然有他偏爱之处，但并非没有根由。当时叶宪祖确实被众人称誉为明末梨园艺坛上的“一代搴旗人”，他继承发扬了关汉卿与王实甫的剧作衣钵，以戏剧一吐自己胸中块垒，“虽浓淡不同，皆其一生之精神寓也”。这里，不妨以存世至今的《易水寒》与《鸾鎞记》两部剧作先作一番论述。《易水寒》是一部流传广泛的历史剧，取材于《史记·刺客列传》，写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该剧一开篇，叶宪祖便题四句场头诗：“老田光舍身激友，智燕丹下士成名，烈樊期金台高义，壮荆卿易水离情。”一下子就点出了四位舍身赴义的豪杰英雄，而他以此作为题材，还有其独特的用意所在！荆轲、田光、樊於期、高渐离等人物形象慷慨悲歌，视死如归，体现出“人生留得丹青在，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壮士精神，这正是明末时期东林党人（叶宪祖虽未加入其中，但他的思想观念早已与东林党人一致）拍案而起，与魏忠贤之流阉党作殊死斗争的真实写照，也是为青年阶段的黄宗羲进京讼冤，以铁锥击刺阉党余孽的壮烈举动进行有力辩护，笔锋直指腐朽不堪的封建王朝。《鸾鎞记》的创作素材采自《唐诗纪事》，描绘的也是一些历史人物，是叶宪祖所写传奇中的代表作，今存为明末汲古阁原刊本，共三十四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鸾鎞记》的视角与《易水寒》迥然不同，它展示的是唐代大诗人温庭筠和女道士鱼玄机的爱情纠葛悲喜剧，并中间穿插唐朝另一位诗人贾岛科举落第、削发为僧的故事。叶宪祖在剧中把主要笔墨都落在了女主角鱼玄机身上，塑造出一位多才多艺、舍己为人而颇有侠义之风的女才子形象。鱼玄机十三岁那年，温庭筠以“江边柳”为题试其才情。少女鱼玄机以手托腮，略作沉思，便在一张花笺上飞快地写下一首诗：“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鱼玄机的聪颖才智让温庭筠极为赞赏，怜爱之情油然而生。而在鱼玄机心中，对这个比她大近三十岁的须眉男人，却有着一种最美好、最朦胧、最牵肠挂肚的柔厚情意，但最后却未能使之变为爱情，反而让那份父爱般的亲情，伴随着鱼玄机的青灯黄卷，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说叶宪祖生活在4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但他却比较尊重妇女，呵护她们，甚至认为女性的聪明才智可以胜过男人，而这正是剧作家叶宪祖最为可爱的地方。此外，剧中还有不少情节借题发挥，针砭现实。男主角温庭筠文才过人，他不肯替宰相令狐陶之子代作考卷，竟然被诬为轻薄无行，为此落榜，谁知有一个名叫胡谈的无赖，改姓令狐，认宰相为父，便与令狐陶之子一起同登金榜，从而辛辣地揭露与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病！叶宪祖借用剧中配角贾岛之口，愤怒地喊出“心难安，每牢骚问天，问何缘颠倒豪杰致难堪？”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剧作家的本身品格与情操的自然流露。

叶宪祖剧作有一个十分显明的艺术特征，大多都是以“情”作为纽带来结构剧情，热情讴歌“情至之情”，提倡与坚信“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他与明代另一位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这在叶宪祖撰写的《四艳记》一组剧作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四艳记》是四部主题一致、情节相似以及人物关系接近的爱情剧，《夭桃纨扇》写的是年轻后生石中英在刘令公的照护下，与青楼妓女任夭桃恋爱成功；《碧莲绣符》写的是书生公子章斌热恋已亡故的老爷之妾陈碧莲，两人获得婢女青奴相助后合法结婚；《丹桂钿盒》写的是女子徐丹桂少年失侣，后在寺院巧遇探花郎权次卿，双双互生爱慕，喜结良缘；《素梅玉蟾》写的是清贫寒士凤来仪与邻家少女杨素梅相爱，幸得侍儿撮合，终成眷属。叶宪祖剧作中的这一群女性，无论富贵贫贱，或为待字少女，或为丧偶少妇，她们都有爱的权利，只要和自己的意中人真心爱恋，便可以私奔，便可以再嫁，而且男女主人公都适时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支持与帮助，最后的结局是花好月圆，共度良宵美景，这用当下老百姓流行的话说，是非常“接地气”的。因此，叶宪祖往往一曲脱稿，即有众多伶人戏班竞相争演，很受观众的欢迎！

倘若我们现在要给历史上的宁波籍剧作家设置一张排行榜，叶宪祖虽说不能雄踞榜首，却至少可以进入前三甲之列。

【乡土情怀】

顾渚问茶

汤丹文

虽然也是在江南，但在我小时候的心中，长兴似乎是一个工业城市。那时，长兴水泥是我对这个太湖之滨城市的唯一印象。而初到长兴，深入乡间，竟发觉这是一场与茶、与茶圣、与茶村顾渚的不期而遇。

湖州长兴水口乡顾渚村，一个在中国茶叶史上注定留下里程碑式名字的小村：唐朝的某一个春天，当时的浪子、如今的茶圣陆羽短褐藤履，寻茶觅泉，云游至此。他惊叹于此处紫色呈笋芽状的野茶奇香和附近金沙泉的甘醇，于是隐居在苕溪之浜，潜心制茶研学，并写就了中国茶叶史上首部旷世巨作《茶经》。

他如此评介这里的茶叶：“浙西（茶叶）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顾渚山中。”他把顾渚的紫笋茶当作了好茶的标准：“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经他的力荐，紫笋茶入贡，长城（即长兴）“诸乡茶芽皆置焙于顾渚”，唐代第一家皇家贡茶院由此设立，这也让长兴成为大唐的茶都。从此，紫笋茶每岁进奉。当时的人们用龙袱包上拳头大小的紫笋茶饼，银瓶盛好清冽的金沙泉水，经太湖水路急贡长安，续贡五朝长达1125年。

陆羽对顾渚这一方水土的喜好是溢于言表的，也是不顾一切地，而顾渚竟也有魔力让他从此与这片土地难舍难离，最后竟终老于湖州了。

在我的心中，陆羽的人生是一场“不知何来，不知何往”的纷杂人生，作为浪子，应该不会在任何地方作长久的停留。出生后，他即被父母抛弃，连他的名字也是当时收留他的老和尚以《易经》占得“渐”卦而名：“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定姓为“陆”，取名“羽”字，以“鸿渐”为字。陆羽本是世上无根之人。

从小在寺庙中长大，在青灯黄卷、梵音钟声中识文字、念佛经；他甚至离开寺庙，到一个戏班学演戏，混迹于江湖成了一名“名伶”；成年后，他从故乡湖北天门至江苏、浙江、江西、岭南一路游历，一生未仕。这种经历注定他是个游子，也成就了杂家。学问不囿一业，涉猎广泛，在诗学、音韵学、书法、史学、方志、地理学诸方面，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然而最终，是一片小小的茶叶，是湖州长兴的顾渚，让他的人生沉静了下来，最终成就了后世眼中的“茶圣”之名。

也许我们能从陆羽的自传中寻得他为何停下奔波脚步最终终老他乡的“一鳞半爪”。他曾这样写道：“上元初，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不杂非类，名僧高士，谈宴永日……”不错，除了这里的好茶好山好水，陆羽更寻得了自己人生的同道，他可以潜心闭关而学，也可以与同道品茗、欢宴终日，这是何等收放自如的快意人生！

在这些陆羽的同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作为茶僧、诗僧的皎然。皎然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当年，陆羽从南京栖霞山来到苕溪（湖州），就与皎然结为了忘年之交。曾有一种说法，中国茶业、茶学之祖是陆羽，然而茶道之祖应是高僧皎然，他是佛门茶事的集大成者，唐代“以茶代酒、以茶为饮”之风的积极推广者。毫不夸张地说，他与陆羽一起就像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两座一水分流并峙的高峰，没有皎然，也许也不会有陆羽。

皎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茶诗”，诸如《饮茶歌诮崔石使君》、《顾渚行寄裴方舟》、《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这其中很多内容与陆羽交集。最著名的就是《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这首精致的小诗虽然不着一个茶字，但洋溢着浓浓的“不若吃茶去”的禅宗意境，而陆羽高蹈尘外的形象以及两人相契之根由也跃然纸面了。

不独于皎然，陆羽还在这里遇到了颜真卿，这位唐代最伟大的书法家。大历九年春，不得志的湖州刺史颜真卿和陆羽、皎然、李萼、裴修等十数名士，应长兴县丞潘述之邀，会集于县城西南十五里阆山之南竹山寺潘子读书堂，作诗连句，由颜真卿书就《竹山连句帖》，成就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或许正是在这种与同道的惺惺相惜之中，游子陆羽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才下定决心把顾渚作为人生一个最重要的栖息地，把茶学作为自己一生用力的方向。他在湖州建起了苕溪草堂和青塘别业两处住所，潜心于写作《茶经》。离奇身世和多年漂泊，让他感怀尘世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而小小的一片茶叶，却是南方的嘉木，纯净而高雅，更是他恬淡人生的向往和寄托。尽管他还不时惦记着湖北天门的故乡，也写下了“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这样恋乡以明心志的诗句，但谁又能说，此时茶色葱茏的顾渚不是他的第二故乡呢？在精神上，我觉得，于陆羽而言，顾渚较之天门更有一种人生终极的归属感。

公元804年冬，陆羽逝于湖州杼山，享年七十一岁。而47年后的公元851年，有“小李杜”之称的诗人杜牧被贬湖州刺史，他带着全家来到顾渚督茶修贡。面对绵延的茶山水色，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这位好酒的失意诗人，在茶山上却见到了酒旗；而这双回头的鸳鸯，或许就是茶人陆羽的灵魂面对茶村顾渚的恋恋不舍！

如今的陆渚，紫笋茶仍在，但已不再是当年贡饼的模样，只能泡而不能煮了，而附近的金沙泉却依然泉涌不息。这里已是现代都市人的第二故乡。每逢节假日，被称为“小上海”的水口顾渚一带云集着来自长三角一带五、六万的休闲人流——他们来问陆羽的茶，也喝一下杜牧的酒，在农家乐里放松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长久地居住下来，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来顾渚问茶吧，这是顾渚未来的“长兴”之道，更是芸芸众生追寻如茶一般纯净人生的希望。

【诗画印象】

童　　年

粤梅/图　林俊燕/文

所有的幼稚都已尘封
所有的嬉戏都已远行
却忽然忘了是怎样启航的
那艘威武的
不再归航的纸船

无论我如何去追逐
昔日的你只如风筝掠过
而你吃吃的笑声很尖很尖
逐渐凝结在门前的池塘上

遂聆听那神奇的往事
母亲将它装订得极为工整
静静地倚在
母亲的身旁翻阅
终于读出
童年是母亲
额上的一缕皱纹

【人在旅途】

绍兴酒与绍兴戏

非雪

外地游客到绍兴，大多是冲着鲁迅和老酒来的，看完鲁迅故居和百草园、三味书屋，顺道就到了“咸亨”酒店，看看孔乙己，与友人端起黄澄澄的老酒，就着茴香豆和地道的绍兴小菜小酌一番，真是一大乐事。临走也不会忘记带些回家，也算不枉走了一遭绍兴。

遗憾的是很少有游客能在短时间内一睹绍兴戏的风采和内蕴。至于把绍兴酒和绍兴戏合起来玩赏一番，则更是难得了。其实，只要走进绍兴细细品咂，你就会发觉酒和戏原来是靠得那么近、那么亲——“善酿”酒用陈酒代水，以酒酿酒，其味特别醇厚温和，恰如清丽委婉之越剧；“加饭”酒质厚味甘，后劲十足，恰如高亢激越之绍剧；而莲花落则似乎介于两者之间，有中庸的味道，又如颇受老百姓欢迎的散装老酒。

逢年过节，无论是陆地道场还是水中戏台，当台上才子佳人渐入佳境时，台下乌篷船里红光满面的看戏人也正酒至酣处。在老绍兴心底，这酒和戏是分不开的，于是连写戏的人也不忘把酒写入戏中，写酒能壮胆能正气，譬如绍剧《薛刚打太庙》，主人公薛刚凭酒性一拳打死张泰二子张登元，俨然正气呼之欲出。可酒也能误事，比如《龙虎斗》中的赵匡胤就是因为醉酒而屈斩了忠良呼延寿廷，《咫尺灵山》中的孙悟空也是贪杯误事的典范。这，似乎又在告诫我们老酒虽好也能乱性的朴素真理。

说白了，生活也是一场戏。吴王夫差一边痛饮越国进贡的美酒，一边欣赏西施的歌舞戏宴时，勾践已投醪于河，军民众志成城了；陆游把黄縢酒一饮而尽，满怀怨愤地写下《钗头凤》，又谁知这一曲伤感之词，竟换得唐琬的香消玉殒；王羲之不过一时性起在酒席上抒发了对宇宙人生的感触，又孰料《兰亭集序》竟成了后世争相临摹的第一行书；而如今又有多少人，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中，出演着一场场人生的悲喜剧？

生活有时候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戏人往往就是戏中人；而酒也是有哲理的，酿酒人、品酒人，又何必去分清楚？

绍兴黄酒节的叫卖声现在是越来越响了。不过，其实大可不必去赴这样陈词滥调的形式，天朗气清，月色东山，我辈不如纵舟，去柯岩硕大的乌毡帽下、水戏台前，品酒赏戏一番，自是人生乐事。

【“宁波榜样”征文】

裘银芳烤笋记

水　番

这一下，就让裘银芳的心揪紧了。因为黑暗中山间猫头鹰叫了。小时候听父母说晚间叫的鸟叫“捉魂头”，是不是这种鸟？反正她的魂早让农民的“卖笋难”捉了去。

此刻，已经接近午夜时分，裘银芳踩在矮凳上掀了锅盖，看看在大锅里“烤”着的笋。这锅有多大？直径一米三，足以放得下一头肥猪，它一锅烤出的笋可装200瓶。这么大的锅有几口？三口，已经生产烤笋50000瓶。最近烤笋锅还要增加到五口。她恨不得将县里所有农民卖不出的笋全“烤”在这锅里。

开春以来，宁海农民卖笋难上了央视新闻。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今年春笋逢大年产量高，二是县内外几个笋加工企业几乎停止收购。

锅下的灶也出奇的大，不是泥盘的，而是铁皮制的，三只灶三口锅，用了一辆大货车从山外拉来。烧火的却是山民用的柴爿。用柴爿烤出的笋正宗，透骨香。笋是活物，不宜长途贩运，因为不几天就会变老。他们就想到了烤笋，就派收购人员上山里收笋。农民每斤五角八角卖不了，他们一元五、二元收购，收了10万多斤鲜笋。看见农民那个时候乐呵，裘银芳心里也跟着甜起来。

“啧，啧”她尝了一下笋的咸淡。

烤笋是宁海一带的特色菜。它以笋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咸菜汁、食用油、红糖、酱油以调味，以柴火闷烧八小时而成。与各地的特色菜一样，专为养育一方人的胃而生。裘银芳由此确定了打开销路的办法——“乡愁”。办公室两个小姑娘接龙似拟了两句广告语：前者为——妈妈手艺，后者为——家的味道。第一批产品发往宁海在各地的同乡会，再由同乡会的乡贤推销到各地的商会，再扩散到全社会。这一条由“乡愁”走出的路呵，能否让宁海的笋农宽一些心呢？

裘银芳拿起同样巨大的锅铲，在锅里搅动。由上而下，由下而上；顺时针，逆时针。就在前几天，裘银芳与三位同事一起，驾起车子，循着首批货发出的方向：山东泰安、诸城、青岛、栖霞，转了一个大圈，行程5000多公里，光油费就花去4500元，过路费花去2000多元，销售烤笋30000瓶。

反响是积极的，这些在外的游子，被来自宁海的“乡愁”轻易俘虏了。他们一个个举起大拇指，一为烤笋，二为这些为笋农奔忙的人们。

裘银芳开始往灶口塞柴爿。村里雇来的烤笋工说，头两个小时，得用猛火。笋是山野之物，就有凶悍之气。烤笋的过程就如驯兽，一开始得用蛮劲，将兽身上的野气刹住。然后，用文火，慢慢熬，慢慢磨去它身上的棱角，还原它的柔顺和美味。

再用火叉将柴爿搭好气孔，让空气源源不断地助燃，裘银芳才挨着墙壁稍坐了片刻。山东之行是晚饭间赶回的。同事们熟知她的习惯，不敢劝她回家休息。果然，晚饭是赤岙基地吃的，下饭的就是烤笋。她说，今晚得自己守灶烤笋，把这次得来的改进建议落实了。

去年的猕猴桃价格大幅跳水，从原来的每斤60元，跌到了每斤8至10元也无人问津。裘银芳通过农产品购销协会、上海农产品展销会、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地产弥猴桃700多万元。销得最远的是北京、广州、香港。前年农民卖鸡难。桑洲有位残疾人直接来办公室找她，称她是农民的贴心人，这句话背后是500多只卖不出去的家养鸡。这一年，她为农民卖掉了3000多只鸡。她带领着果蔬市场和圣猴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每年向外地销售地产水果和别的农产品1.3亿元。

裘银芳想稍稍闭目养一下神，可是一闭眼，还是农产品购销那些事：果蔬市场的发展战略，合作社的经营模式。顿了顿，她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除了生产经营外，她时常提醒自己是个市级、省级人大代表，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和责任。这些年，她先后提出了《加强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建设的建议》、《关于提高帮扶实效，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建议》等20余条建议，均获得省、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且较好的落实。至于个人荣誉，罢了，她不再想下去。只是觉得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自己远没有尽职哪。

睁开眼睛，灶里的火还在缓缓燃烧。她再次登上矮凳掀开锅盖，继续挥动大锅铲。夜已经深了，大概是凌晨两点了，山地一片寂然，该是歇息的时刻。这时候，透过锅中腾起的蒸气，她看见窗外不远的山地上，有绿幽幽的光闪着。不是一点，而是两点，不是固定不动，而在慢慢移动。这不是鬼火，而是狼。这是有经验的烤笋工说的。

裘银芳忽然振奋起来，仿佛自己成了一头南方的狼。狼不歇着，是为了生存，而自己不能歇着，又为了什么？她不想往崇高的字眼上靠，只是定位在做人良心上。

再次尝了咸淡后，她挨着墙壁又闭了一下眼。

这次睁开眼睛前，就听到鸟的鸣叫，叽叽喳喳的，旁边有人轻轻的说话声，“吵死的鸟，别叫，她太困了，这几天一直在外奔忙，太累太累。”她像是奋力撬开巨大的铁闸似睁开了自己的眼皮。

裘银芳睁眼第一眼看到的是自己身上的夹袄，那是工友乘她歇息时悄悄盖上的。同事们都围在锅灶间，他们也一夜未眠。有人在那里挥动锅中的大铁铲。黎明已经给山间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喳喳连叫的是喜鹊，短声的是麻雀，呢呢喃喃的是家燕，两声短一声长的是布谷。有一只尾巴长长的锦雉，像是拖着长裙的舞女，从不远处的树杈上起飞，搅起一层层薄雾，飞跃长长一个弧度，落在离灶锅很近的竹林里。

最后一次品尝锅中的烤笋，咂咂有声，裘银芳的心像晨光一般舒展了，说，“成了，快，我们吃了早饭，再上路。”

人物小传：裘银芳，女，出生于1960年4月，宁海县果蔬市场总经理、圣猴果蔬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省级优秀共产党员，省、市人大代表。

宁波榜样 时代回声 征文